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(京权)图字:01—97—142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意外的结局/(美)罗森伯格(Rosenberg, N.T.)著;

赵宇译.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7.10

(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)

ISBN7—5063—1192—5

.意... . 罗... 赵... 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03845号

意外的结局

作者:(美)南亚·泰勒·罗森伯格

译者:赵宇

责任编辑:王淑丽

装帧设计:苏彦斌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—10—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—10—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二二〇七工厂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315千

印张:11.5

插页:2

印数:001—15000

版次:1997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063—1192—5/I·1180

定价:17.80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
[美]南西·泰勒·罗森伯格著
意外的结局
赵宇 译
作家出版社

第一章

拉萝·桑德斯通法官有个习惯：每当她在考虑一桩案件或要做出一项司法判决时，她总是把高背皮椅转向红木桌子左侧的美国旗，她似乎能从中汲取力量。至于国旗旁边的加州州旗，她却不相信能给她力量。当然，她是肯定不会把她的看法告诉别人的。

许多法官都没有在办公室放置国旗或州旗。两年前，当她被任命为高等法院法官时，她从前任法官手中全盘接受了这两面旗——国旗、州旗和家具、办公室甚至于秘书。在宣誓就职仪式举行前的一个周末，她穿着牛仔装开车来到法院，把那张曾经豪华的红木桌磨损的地方重新修整一番。可对这张椅子，她却束手无策。她的前任身材壮硕，把椅子的弹簧压坏了。法院已答应给她一张新椅子，可至今未兑现。坐在椅子上，她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只吊桶上。

拉萝看了一眼时钟，快到回法庭的时间了。下午的行程安排是参加一桩案子的调查庭请求。这类活动是法院的日常工作，平淡无奇，通常在一个几乎空荡荡的法庭内进行。可是不幸的是，今天这个调查请求结果可导致公诉人的彻底败诉。本来，预审之时，法院应该已听取了被告的请求，可是那时，代表被告的公设辩护人——他同情这项起诉——还在忙乎其他案件，所以，调查请求被延迟至今。现在，一位领罗德兹奖学金的研究生——本杰明·英格兰接手这个案子。他腾出了全部时间来处理这个案子。

在这件案子中，一位二十岁的女孩洁西卡·范·霍恩被强奸又被杀害。洁西卡的家在密森伟弗。她在周末探访父母之后，开着一九八九年的丰田车，在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路上被害。不久，人们发现她的车被弃置在高速公路边，其中一个车胎已经瘪了。全面寻找金发碧眼、漂亮的洁西卡的工作持续了两个月，在离弃车处大约四十里、靠近海边的一块田间，人们发现了洁西卡的腐败的尸体。在此之前洁西卡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刻在警官、记者及社区所有人的心中：卷曲的亚麻色头发、羞怯的微笑、大大的蓝眼睛、甚至那件镶有花边的白色上衣——在广为散发的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中，她就是穿着那件上衣。

桑德斯通不再面向着国旗，她把椅子转向桌子的右侧，那儿悬挂着她曾祖父的相框，他是契罗基族的一位酋长。她遗传了曾祖父自尊的神态，具有雕塑感的颧骨，深邃的目光及智慧。每当她要汲取力量时，她总是凝视他的照片。

法庭里挤满了人，一片喧哗。所有的位子几乎都坐着人，几位记者不得不单腿跪在走廊上，手中拿着记事簿及笔，已经做好记录准备。至少有十来位警官到场，他们有的穿着警服，有的穿着便服。

一位书记官贴在法警的耳旁悄悄说着什么。大家都知道法官就要到庭了。这时，另外二位法警押着被告——一个长得又瘦又小的三十来岁男人进入法庭，朝辩护律师席走去。被告垂着头，带着手铐的手腕撑着脸：其实在砸着一根手指。他迈着小步，手腕上的手铐就像一个巨大的有魔力的手镯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他头顶上的一块秃斑渗出汗水，在电灯的作用下闪闪发亮。他穿着鲜黄色的连身裤，衣服背后印有“奥兰治郡监狱”几个字。

“全体起立！”被告在律师旁刚落座，法警就大喊一声。并向法官席前走去。“别坐下！奥兰治郡高级法院，第二十五处现在开庭，由尊敬的拉萝·桑

德斯通法官主持。”

拉萝从法官席后的一个小门走进法庭。她穿着一件绕在身上的黑长袍，登上台阶。有人曾告诉过她，她的脸是一种不真实的完美：苍白、柔软、完美无瑕的皮肤，丘比特娃娃嘴，高高凸起的颧骨，在镜片后一闪一闪的长睫毛，一支金黄色的发夹把黑发夹在脸后。在担任这个通常由男性扮演的角色时，她试图以此来反映她的女人味。三十八岁的法官，似乎还太年轻了点，她必须藉由工作来显示她的权威。不久前，有人评论说，她看起来不像个法官，而更像教堂唱诗班的歌手。

地方检查官罗斯·米契尔从双层门冲了进来，他在另一个法庭处理案件，所以跑步赶到这儿。他微微喘吁着，疾步走到律师席边，呼地一声把一叠厚厚的文件扔在桌上，整整领带，抬眼望着法官。

拉萝目光威严，语气中充满厌烦地责备：“米契尔，非常高兴你的到来，但是，我们已经开庭，而你和往常一样又迟到了。我给你几分钟时间作准备，然后，我们就开始。”

当米契尔愤恨地翻寻文件时，拉萝的目光找到了受害者的双亲。他们就像一对在栖木上歇息的鹦鹉，肩靠肩坐在第一排。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悲哀。这对五十出头的夫妇互相握着手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他们直瞪瞪地看着前面，等待着，等待着正义。

一个二十岁的黑发小伙子坐在他们旁边，他是受害人的男朋友。拉萝回忆起在报纸上曾看过这张脸。他穿着一套黑西服，也许，他就是穿着这套西服参加了她的葬礼。他在过去的三年里，一直和受害人保持比较确定的关系。他们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年级学生，并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同居。他告诉记者，他已经在存钱为她买一枚订婚戒指。

最后，地方检查官抬起头：他已经作好准备。

当法庭内一片安静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法官身上时，拉萝立即宣布开庭：“公诉人起诉韩德森，我们继续听取被告一方不提供供词的请求。更确切地说，是被告的供词。英格兰先生，我知道你还有一位证人。”

“是的，阁下！”话音未落，英格兰已站了起来。虽然他的黑发掺杂着白发，可对于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来说，他仍不失为一个年轻、英俊的人。

证人宣誓后，走进证人席。他穿着警服。昨天，人们已听取了捕警的证词。拉萝可以肯定，他们做了伪证。今天，她可能会听到更多的同样的更加虚假的证词。这位警官说出了姓名，以便记录，并说出了他的职务——奥兰治郡监狱的狱警。英格兰迈步走出桌子，向证人席靠近。“怀特警官，六月十五日晚你第一次见到被告是什么时间？”

“肯定是凌晨三点左右。我在三点钟下班。他在监禁室内，坐在长凳上。”

“明白。”英格兰慢慢地说：“他一个人在室内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当你走进监禁室时被告在干什么？”

“睡觉。”

“睡觉？”英格兰说着昂起了头。他转身面对着听众，走到席边，拿起了什么。

“我，我想他正在睡觉。”警官回答。

“他是否可能已经失去了知觉？”英格兰的眉毛往上一挑。证人死死盯着英格兰手中的东西。英格兰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中的东西，证人的双眼也

随之上下翻动。

“也许。”警官回答。接着他又贴近麦克风：“我想他喝醉了。”

“明白。”英格兰说。“所以，你想叫醒他？”

“是的。可他没有反应，我叫来另一位警官，把他弄到他自己的囚室。”

“你们是怎样把他弄过去的？”

“我们架着他的胳膊。”“你们架着或拖着他时，是否察看过他的脸？”

“当然。”证人扫了一眼听众，想从中找到那几位狱警，从他们那儿获取一些声援。

“难道你没有注意到他脸上的乌青，也没有看到他右眼肿得睁不开吗？”

“我记不得了。”

地方检查官坐在椅子上，扭动着身子，他不满地用笔敲着桌子。英格兰的不满像蒸气般在他体内聚集。“你也不可能注意到他的左胳膊断了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证人说，汗水流过他的眉毛。

“怀特警官，难道你没有想到被告迫切需要医治？而且，实际上，被告已失去知觉。他的一只胳膊严重骨折，就像一块橡胶前后乱摆。你一定注意到这些情况，是吗？”

怀特回答道：“不，我想他参加了一场酒吧混战或别的什么。如果嫌疑犯需要医治，值班的警官有责任进行安排。我只是个狱警。”英格兰四处走动：“怀特警官，是不是你把被告打伤的？”怀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：“不！我连他一根汗毛也没碰。我只是把他放在囚室的床上，然后离开。”

“好，很有趣。昨天，捕警证实，在逮捕被告时，打了被告，造成了几处乌青，别的没什么。那么，我猜想，这意味着是你折断了被告的胳膊，对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就是你折断了他的胳膊。”

怀特的脸涨得通红，他不愿意轻易地认输。“不可能！在登记备案时，他的胳膊就已经断了。绝不是我弄断了他的胳膊！”法庭内一阵骚动。地方检查官的脸变得苍白。英格兰加紧追问：“你是说他的胳膊是被捕警弄断的，对吗？不是在登记备案时，而是在此之前？”

证人沉默不语，垂下双眼。最后，他说：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那么你，”英格兰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着他，“你把一个受了重伤的、又失去知觉的人扔在囚室里不管，而他很可能会死去，这是为什么？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你就要下班，不愿意再惹麻烦。你不愿意再作那些记录，也不愿去医务室，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很花时间，怀特先生，对吗？”

怀特垂下了头，没有回答。

地方检查官冲口而出：“反对！他在诱导证人。”

拉萝说：“反对有效。”

“阁下，没有问题了。”英格兰说着，坐了下来。很显然，他的观点占了上风。

拉萝看着地方检查官；她感到颈部的紧张感越来越强，“米契尔，你的证人。”

怀特在证人席上，拚命咽口水。两位捕警坐在后排，怒目而视。拉萝想：与本杰明·英格兰相比，怀特要害怕得多。他自己在孤军奋战。以后的日子可不易啊！

地方检查官站了起来，拽了拽夹克衫。他的声音既低沉又轻柔：“怀特先生，你是否可以绝对确认被告不是因为从床上掉下而摔断了胳膊？起初，你说你并没注意到被告受伤。现在，你是否要撤回原证词？”

这次，怀特看到了捕警的眼睛。可他此时，脑子一片糊涂，他只是想出去，离开证人席，走出法庭。作为一名狱警，他并不常出庭作证，而出庭作证又是那么令人神经紧张。“是的。我注意到了他的胳膊。当我走进监禁室时，他的一双胳膊已经断了。”

“现在，你可以绝对确信这点吗？你原来作的是伪证？”米契尔摇着头，把头发搭到额上。他明白情况糟透了。他原来还以为不会糟到这个地步。

怀特眨巴着眼说：“是的。”他的额头、上唇渗出更多的汗，小汗珠沿着脸颊掉下来。

地方检查官还想做最后的努力，他说：“怀特先生，在你进监禁室之前，被告是否可能从木凳上掉下来，摔断了胳膊？”

怀特想了一会儿。但显然，他决心全盘招供，把他所知道的原原本本地说出来，以此向法庭，或向他自己的良知赔罪。“我想有这种可能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。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在登记备案之前，他遭到殴打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，继续说道。“你们都知道吗？他强奸了一个女孩，又杀了她。”说这话时，怀特自信地看着听众。因为他相信，如果，他们有这样的机会，他们也会设法让被告受些罪，弄断他几根骨头，再让他流点血。

地方检查官并不想谈这件事。事实上，怀特已把事情弄得一团糟。

无法挽回了。而怀特对被告有罪的推测，英格兰也不屑于进行反驳。地方检查官说道：“阁下，没有问题了。”说完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

米契尔转身去看受害人的双亲：他们的目光相遇了。拉萝此时感到颈部的紧张感转移到了胸部。受害人的父母肩并肩，手握手，仍一动不动笔直地坐着。他们就像一座雕像——一座铜质受难像。现在，他们已经意识到法庭内所发生的一切。

坐在他们旁边的年轻人脸上的表情说明，他已明白了一切。

“很好，”拉萝说着看了一眼证人，“你可以离开证人席了。”然后她转身对着大厅说：“休息十五分钟后，我来宣布判决。米契尔先生，我想和你在办公室谈谈。”她轻轻地敲了一下小木槌，站了起来，走出大厅。

她疾步走向办公室。地方检查官紧随其后。她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你是否准备指控马基诺和柯蒂斯？”她指的是那两位捕警。说着，她走进办公室的外间，向秘书点点头。那两位警官不仅把被告打得半死。而且还在昨天作了伪证。

地方检查官说：“可能，我还得考虑考虑。”他的兴趣似乎越来越集中在这个案子，或者说这个案子的后一阶段，而不是起诉两位警官。

走进办公室，拉萝走到桌后坐下来，把眼镜往桌上一扔，一转转椅，对着年轻的地方检查官说：“应该起诉这些警察，解除他们的职务，拉出去，毙了他们。我这一生还未遇到过这么愚蠢的案子。”拉萝非常气愤，当她的手指在拨弄桌上的一张纸时，她感到双手在颤抖。

听到拉萝的话，地方检查官抬起了头，可是他什么也没说。很显然，对于这些警察，他要尽自己的职责。最后，他垂头丧气地问：“你知道他有罪，对吗？”

拉萝没有回答，她感到双手十分疲倦。虽然拉萝很想大声地说，她要拒

绝被告不做供认的请求。但是即使如此，在上诉过程中，对被告的定罪也会被推翻。“这是一目了然的，只要是律师，一定都知道。只是你没能击败他，并从他口中得到供词。”拉萝看了看地方检查官，只见他把自己更深地埋在椅子上。

“你就作同意被告不提供供词的判决吧！我们可是当真的，”米契尔说：“他也是知道的，”米契尔的话中充满对被告的辩护律师责备之意。“上周，我们的原始证人死了。没有被告的供词……好吧，我们只好等待驳回。”

拉萝早就知道，他们为这个案件已忙碌了三个星期。在一盘录像带上，他们录下了被告含糊不清的认罪供词，可这个带子突然中断了。拉萝确信，这是因为被告已经被捕警打垮了，无法完整供述。他们每天都忙于和这一家子交谈，了解情况。他们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调查员，而且，两人都有十来岁的女儿。

可是，他们却失败了。

没有目击者的证词，没有被告至关重要的供词，指控是不能成立的。拉萝让米契尔去她的办公室，就是想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来共同接受这个不可回避的结局，而且，还要统一认识。地方检查官要撤回起诉，重新归类。如果他们把这么一个经不起驳斥的案子交付审判的话，那么，其结局只能是判被告无罪。那可全砸了！他们最好现在就撤诉，祈祷获取更多的证据来充实这个案子。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：撤诉一定会引起公愤，而且，在他们进一步调查这个案件时，一个危险的杀人犯却逍遥法外。公众不会把义愤发泄在那两位警察身上——造成这个结局的真正罪人，而会发泄到拉萝身上。

“你准备今天就撤诉吗？”拉萝希望不是在今天。如果是的话，那可糟糕透了：她要同意被告不提供证据的请求，而不久，被告就会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。

“不知道，英格兰会要求撤诉的。”他往前倾了倾，又猛地往后一靠，双手在空中挥舞着：“结束了！我们只是臭狗屎。”

拉萝起身向法庭走去。米契尔也站了起来，几秒钟后，他追上拉萝穿过走廊。

再次开庭后，拉萝宣布：“经过慎重考虑，”她停顿了一下，她明白她的话的分量。她又往椅子里缩，这样下面的人只能看到她的头部。“准许被告不提供证据的请求，”她振作了一下精神环视着大厅，继续道：“从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来看，被告被打成重伤，而他的供词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提供的，所以宣布无效。”

英格兰腾地站了起来：“阁下，我们请求撤诉。既然没有证据，那么对我当事人的起诉是不成立的。”

被告抬起头，他的双眼一片茫然。拉萝看过他的案宗，知道他正在进行精神病药物治疗。大厅里的喧哗声越来越响。地方检查官正转身，与被害人的父母交谈。母亲哭泣着，父亲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，他低声地劝慰着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尽力安慰她。受害人的男朋友吃惊地张大了嘴，他跳了起来。地方检查官用力地拉了拉他的上衣，他又坐了下来。

米契尔站起来说：“阁下，原告撤诉。”

大厅内一片喧嚣。被告急速地扫视了一遍大厅。拉萝想：在地方检查官搜集证据时，被告可能又会强奸谁呢？又会谋杀谁呢？他是否此刻就在考虑这个问题？他那病态的、扭曲的内心是否渴望杀人？他扫视着大厅，是否正

在寻找下一个目标？拉萝站了起来，倾身靠在栏杆上，一次又一次地敲着木槌。法警向受害人的父母走去，他们不停地看着这对夫妇及被告。大厅最终又恢复了平静，拉萝坐了下来。“现在宣布，在被告人的请求下，撤销起诉。”说着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两眼直瞪瞪地看着面前的文件。“被告押回监狱，立即通知郡治安官释放被告，请把保释金交到法院书记官办公室。休庭！”拉萝懒得再敲木槌，反正也没人能听清楚。

记者们在大厅内四处奔跑，推来搡去在寻找各自的编辑。拉萝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死死地盯着受害人的双亲，她内心充满着同情。地方检查官正坐在他们旁边，与他们商量着。被害人的母亲拿着一张纸擦擦眼睛，又擤鼻子。人们正陆续离开大厅；记录员在收拾打字机。所有的警察在宣判之前就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拉萝想：他们可不蠢，他们知道会有这么个结局。明天，地方检查官将起诉两位捕警。这时，一位法警正在与一位书记官聊天。英格兰整理着公文包，他的任务结束了。

突然，被害人的男朋友站了起来，他的脸因愤怒而变了形。“你怎能这样！”他冲着拉萝大喊大叫：“他杀了她！他强奸了她，又杀了她！他活该挨揍！他该死！”他气得气喘吁吁，脸涨得通红，身体伸出前面的椅背，瞪大的双眼喷射着愤怒的火焰。一个法警向他冲过去，地方检查官也试图让他坐下。“你就这么放了他，他应该杀了你……强奸你，勒死你！你这个荡妇……”

一位法警拉住了他，另两个法警也奔了过来。他们都在注意他的双手是否握有武器。“应该杀了你全家……宰了他们……你才会知道什么是正义，你们的法律是什么玩意儿。我该干什么呢？亲手杀死他！你不配作法官，你和他是一样的货色！”

拉萝仍然坐在那儿，几乎被他不公正的语言所吞噬。他曾寄希望于法庭能为他的女友雪耻。但他的希望被法律筑成的高墙碰碎了：那些本应该捍卫法律的人，却在亵渎法律。法警们看着拉萝，只要她点一下头，他们就会给他带上手铐。他被法警死死地拽着，血液从嘴角渗了出来。他不停地扭动着，想摆脱出来。他要冲过去，赤手空拳地把她撕碎。拉萝向法警摇摇头，离开了大厅。他有权发泄他的愤恨。她靠在走廊的墙壁上，双眼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前方。听了这些发泄愤恨的言语，她激愤的胸脯上下起伏，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。她望着门厅，看到的只是一层红雾。被害人的尸体开始不停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，她想驱散它。

她抬起身子，整理了一下长袍，步履沉重地走过门厅。在洛杉矶上个周末就发生了二十五起杀人案。她悲哀地思忖：只是一个周末啊，一个讨厌的周末就是二十五条人命。这个城市已经淹没在暴力之中，可她刚刚释放了一个杀人犯。她心酸地自言自语：“太棒了。瞧你这一辈子干的好事——释放杀人犯，给他们通行证，拉萝。”她在秘书桌前停住了脚步。

菲利浦正在电脑上做文字处理，他把椅子一转，问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他是个身材削瘦，修饰得体的人，有着沙黄色的头发，温柔无邪的眼睛。他已近三十岁了。

“菲利浦，今晚你有什么安排？”

“今晚？我，我有安排了。有什么事吗？”他不自然地问道。

拉萝琢磨着他的脸。今晚她不愿独自一人吃晚餐，再独自一人回到冷清的住处。她需要有人做做伴，忘记白天不愉快的事情。没等她开口邀请他共

进晚餐，菲利浦又说道：“九点左右，我要去拜访一个人。”

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打字的话，我可以迟点再走。”

他的脸腾地红了起来。拉萝想，他可能有了新的女友或别的什么女友。拉萝从未听菲利浦谈过女友的事。“不，”拉萝觉得自己真是可笑，竟会想到邀请菲利浦共进晚餐。她改变了主意去邀请别人。“不提了，回家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“下午的情况怎样？你做了什么判决？”

“我同意了被告不提供证词的要求。地方检察官也撤了诉，所以，韩德森就要自由了。”

“天啊！”他扬起了眉毛，用手撑着脸。“就因为警察揍了他？他们真的教训了他？我想应该放他们一马。被告犯的可是滔天罪行。你总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吧！”

“是啊，我希望警察已把他揍了个痛快，”拉萝平静地说，“这可能是托马斯·韩德森受到的唯一惩罚。”

说完，拉萝走进办公室，关上了门。

第二章

拉萝坐在桌边，注视着空中已有一个多小时了。她曾想给受害人的双亲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她对此非常遗憾。她也想向他们解释一下，她之所以作出这个判决，是因为她别无选择。可她又觉得这么做不太妥当。

这时，内线电话响了起来，是菲利浦：“《每日新闻》报的记者正在电话的另一头。他们想请你就韩德森案件说几句话。”

拉萝说：“告诉他们我已下班了。”她明白这只是缓兵之计，明天，她还得过这一关。

拉萝把长袍挂在衣架上，拿起皮包，和菲利浦道了晚安。她穿过后走廊，向艾琳·默多克法官的办公室走去。拉萝看到她仍在埋头工作，一边跨进她的办公室，一边说：“看你还在忙啊。”

“是你啊，吓了我一跳。”艾琳抬起头，把眼镜往堆满文件的桌上一放。

很难看出艾琳的年龄，她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，长得又高挑又苗条。只是在她的嘴边和额头上可以看到几条细纹，时间老人对她确实非常慷慨。她金色的头发微微卷曲着，把瘦瘦的脸衬托得更漂亮。她总是用唇笔描上唇线，抹上湿润的珊瑚红色的口红。她有着一对绿眼睛。她问拉萝：“今天怎样？哦，我是说韩德森案件。”

拉萝没有坐下，她靠在墙上说：“你没有听说吗？地方检查官撤诉了。”拉萝抬起手腕，看了看手表：已过了五点。“韩德森随时都会跨出监狱的大门，像一只自由的鸟儿。”

艾琳没有作声。他们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个结局。她坐在那儿琢磨着拉萝的脸。她当法官的时间比拉萝要长得多，她常常对拉萝说，法官的作用就是阐述法律，并依法作出判决。所以，在处理案件时，她总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。

“这个案子可真棘手，艾琳，双亲……亲戚……我想象不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她这么年轻。那些可恶的警察……”

艾琳打断她的话：“你是否听说了有关韦斯特乔的事？”查理·韦斯特乔是市法院的法官，他以充满热情、雄心勃勃而闻名。“没听说过，你告诉我吧。”

“今天，他修理了郡治安官。他指责后者藐视法庭的命令，提前释放犯人。”

“可这是因为监狱里人满为患，法院命令他要么放人，要么关闭监狱。韦斯特乔想从中捞取什么？”

“也许是想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吧。谁知道呢？听说，他想取代我，明年还要策划把我赶走呢。他审查我做的每一项判决，而一旦我的判决被否定的话，他也许会大声欢呼。”

拉萝摇摇头，坐了下来。“我们周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为什么还要相互争斗？瞧这位可怜的治安官……真是毫无意义！艾琳，我发誓整个制度似乎正在土崩瓦解，我们好像在砾石败瓦中行走。瞧这些暴力，腐败、模棱两可的法律……”拉萝停顿了一下，又继续说：“世风日下，可我们却无能为力。当然，这些警察太蠢了，他们不该揍韩德森。但他们是在定时炸弹上行走啊。他们对这一切都厌烦了。我意思是说，我们还算是文明人吗？我想你也不会把它称之为文明。”

艾琳抬头看着拉萝头顶上方。“今天你怎么尽说这些丧气话？”她又微笑着低头看看拉萝。“情况的确糟透了，可是亲爱的拉萝，即使是世界末日来临了，也总要有人来判断是非。”

拉萝回报了艾琳一个勉强的微笑，说：“是的，可是，最好不是我。”

换个轻松的话题吧，晚上一起吃饭，好吗？也许，你和约翰已有安排，可我……”

艾琳按了一下电话自动拨号钮，说：“我给约翰打个电话。如果他不在家，我们就一起吃晚餐。说真的，我饿得要命，因为我没吃中饭。”几秒钟后，话筒里传出了艾琳的电话录音。她只得给丈夫——一位知名的内科医生——留了话，然后挂上电话。“拉萝，约翰的工作时间太长了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去年，他告诉我，他打算减少工作量，让他的新助手多做一些，可现在每天晚上很少在八点钟前回家。他——”突然，她打住了话头。艾琳通常不和别人，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谈论私生活。

可是，这回艾琳破了例。拉萝听着艾琳的话，观察到她脸上显出的那份关切。约翰·默多克六十出头，他总是让艾琳牵肠挂肚。约翰的家族有很长的癌症历史，他的祖父、父亲、几位伯伯都死于癌症。就在去年，他的一位兄弟也成了癌症的牺牲品。尽管艾琳是个坚强的、充满自信心的女性，可她也时刻担忧着，深恐她的丈夫成为下一个，许多人认为艾琳专横、盛气凌人。所以，艾琳的话中总装饰有各种各样亲昵的用词：甜心、宝贝、亲爱的。拉萝明白她刻意养成这个习惯以便让她的声音听起来柔和些。

约翰是个温顺、和蔼、文雅的人。艾琳的个子比他高，如果穿上高跟鞋，那就更明显了。拉萝想，在这样的家庭，一定是艾琳的福气。

合上文件，艾琳站了起来，拿上公文包和皮包，然后关上电灯。艾琳的步伐又快又大，拉萝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她。

拉萝说：“我们去‘鲍勃的大男孩’吃饭，怎么样？离这儿只有一条街，而且，那儿非常有特色。”

“拉萝，亲爱的，”艾琳咧了咧嘴，看着拉萝，“真让人难以置信。不，我可不愿意在那儿吃饭。如果你一定要去吃那些令人恶心的腌牛肉和油腻腻的烤肉，那你就一人去吧。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这么过日子，弄不懂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街头有一家新开张的海鲜饭店，我们到那儿吃吧！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们各自把车开出地下停车场，爬上坡道。

* * *

已经很晚了，可是拉萝还很清醒，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已有几小时了，就是睡不着。她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韩德森案件的每一个细节。起初，她听到邻居的一只小狗在吠，紧接着，街上其他的狗也随之应合。拉萝憋住气，静静地听着。她把床单拉到下巴，盯着天花板。在欧文，这是非常宁静的住宅区，拉萝是个独居的女人。她非常熟悉夜晚各种声音：救护车声、警车声、从头上飞过的飞机声。偶然还会传来迟归的夫妇拉车库门的声音。在夜晚，狗儿们通常不会狂吠，可如果有人周围溜达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这时，她突然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。

轻轻的敲门声突然又变成砰砰的敲击声。拉萝看了看钟：已过了凌晨一时。她伸出手，拿起电话，想给警察打电话。正在这时，从卧室的窗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在叫着她的名字。由于正逢炎热的夏季，拉萝开着窗。

“拉萝，是我，尤丽。让我进来！”

拉萝提着睡袍，光着脚跑到门边，又仔细地听了听，她担心这一切都是她的想象。

“拉萝，开门。请开门！我是尤丽。”

拉萝猛按报警密码，打开双保险锁，只见尤丽冲了进来。“亲爱的，”拉萝叫着妹妹，把她一把抱在怀里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把一撮挂在尤丽脸上的黑色卷发拂到后面，看是否有乌青。“萨姆打你了？”

尤丽不住地回过头往街上看，她的胸脯上下起伏，气喘吁吁，好像刚急跑过。“不！不……不是萨姆。有人跟踪我，拉萝。关上门，快点！”

拉萝砰地关上门，把双保险锁插上，又迅速地把报警器重新设定好。她的心怦怦跳得厉害。“谁在跟踪你？萨姆在哪儿？”尤丽非常焦躁不安，她飞快地瞥了一眼室内。“听着，我不能解释。我要给萨姆打个电话。我只要用一下你的电话。”

“等等，好吗？”拉萝拉着尤丽说，“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有人跟踪你或想伤害你，我们最好报警。也许，他就外面，警察会把他抓起来。他开着什么车？告诉我他的外貌特征。”拉萝向电话机走去。

“不要！”尤丽说。“我可不愿向那些愚蠢的警察报警。”尤丽蓦地坐在沙发上，从她姐姐手中抢过话筒。

拉萝盯着尤丽，心想，即使在受了惊的时候，她看上去还是那么美丽。尤丽是个皮肤浅黑的漂亮女人。一头齐肩黑发衬托着她完美无瑕的脸庞。拉萝的双眼是灰白色的，而尤丽的则是明快的蓝色。但是尤丽最漂亮的还是她的皮肤，几乎挑不出任何瑕疵。

尤丽对着话筒急速地说：“萨姆，我在拉萝家，请快点来接我。我遇到麻烦了，有人跟踪我。”她停了一下，提高了嗓子。“我已说过了，在你来接我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拉萝家的。不，我不愿自己开车回家，我可不管现在是几点。”说完，她把话筒重重地放在话机上。拉萝打开起居室的灯，然后坐在她妹妹对面的沙发上，坚定地说：“好吧，现在告诉我你遇到的麻烦，是关于钱吗？”

尤丽避开拉萝眼光，说：“萨姆就要来了，再过二十分钟，他就会到这儿了。”

拉萝忍无可忍，从小到大，她一直是尤丽的保护神，不让别人碰她一根指头，她俩形影不离，每当尤丽遇到麻烦时，她总是向拉萝求助。可是，自从尤丽嫁给萨姆·帕金斯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“尤丽，你必须告诉我你遇到了什么麻烦。难道你不知道我非常关心你吗？你总不能在半夜三更敲我的门，说有人在跟踪你，然后又拒不告诉我真相。”

尤丽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。她沉重地说：“不行！”随手把又黑又密的头发往后一抛，猛地一抬头看着拉萝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别着急！我再也不会来麻烦你了，我也不再给你打电话。你就忘了我这个妹妹吧！”

拉萝把脸埋在手巾中，透过指缝看着尤丽。“我从没说过当你遇到问题时别给我打电话或别来我这儿。尤丽，你这么说不公平了。我爱你。一定是萨姆，对吗？这一切一定与萨姆有关。”

“不关萨姆的事！你总是在攻击他，说他是个笨蛋。拉萝，他是我的丈

夫！”突然，她乱舞起胳膊。“瞧你，瞧你过的是什么日子。你难道想让我和你一样，当孤家寡人，只是为了工作、事业而活着？萨姆和我会安排一切的，我们会成功的。以后，我们会搬家，一切从头开始。”

拉萝想尽快忘却妹妹刺人的话，每次她们在一起，总是像这样不欢而散。拉萝只是想和尤丽重修旧好，帮助她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。“尤丽，孩子还好吗？乔希好吗？你可不能改变他的生活方式，让他搬家。长这么大，他可一直住在那栋房子里，何况他已失去了父亲。当铺的生意还好吗？你说过，如果我贷款给你和萨姆，你能让当铺生意兴隆。可是现在不但当铺的生意并未好转，而且，你们也没还我钱。尤丽，你要明白，对于这个当铺，我也拥有产权。”

“乔希还好……不错。你还关心他？你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。”

今天可真是一个难熬的日子。拉萝已经精疲力竭，再也不想跟大喊大叫的尤丽纠缠。可是，乔希是个敏感的话题，一提到他，拉萝总难以控制自己。她反驳道：“尤丽，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未见他？”拉萝蓦地往沙发上一靠，叉着手，手指甲深深地掐进手臂。“因为你不让我见我的外甥！你毫无理由地教唆他敌视我。”拉萝吸了一口气，她气鼓鼓地，不停地眨眼睛。“我曾幻想过，我借钱给你们开当铺，就此开始一个新的开端。可是情况又怎样呢？”

尤丽啐了一口，还在狂暴地踱着步。“你，你想夺走我的孩子。我该死的姐姐竟想偷走我的孩子。你猜萨姆怎么说？他说，你用那些钱贿赂我，为的是想亲近乔希，夺走他，因为你没孩子。”她走到窗边，透过百叶窗向外看了看，接着又走到屋子中间。

拉萝颓然倒在沙发上，不管她做了多大努力，总摆脱不了这个嫌疑。“对这个话题，我们已争论无数次了。查理死后，你酗酒、吸毒，把一个又一个男人带回家里。我从不曾想过要夺走乔希，我只是关心他。而且，我也关心你。”

拉萝十分关心外甥，所以，她曾吓唬尤丽，如果尤丽再不收敛自己的行为，她要打电话告诉社会服务机构，让他们来照顾乔希。她之所以这样做，是期望能对尤丽有所震动，也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，让她明白她这么放纵自己会导致什么结局。可是，尤丽再也没原谅她。

突然，拉萝注意到尤丽的装束。这是最流行的样式？她穿戴得就像个妓女。当初，尤丽嫁给萨姆时，拉萝曾期望她能够戒酒、戒毒。当尤丽的前夫还健在时，她是个心满意足的妻子和母亲。拉萝明白，悲痛会毁了一个人，一个坚强的人，更何况尤丽，她本身并不是个意志坚强的人。可是，尤丽堕落得也太快了。拉萝的看法是：生活的脚步最终赶上了她妹妹。然后，又轻轻地超过她。尤丽有着成熟女人的身材，却只有孩童般的头脑。她是那种没头脑的人，其精神、智力与她的生理年龄相距太大了。在一个结构紧密、备受保护的环境里，她还能生存；但是，如果独自生活，或者受萨姆之类的坏人影响，尤丽就会有麻烦。如果此时再牵扯上酗酒和吸毒，那只会雪上加霜，招来横祸。这时，拉萝又注意到了尤丽的乳房，她的眼睛睁大了。尤丽原来的线条很优美，比拉萝强多了，可是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现在，她就像多丽·帕顿。拉萝已有二三个月未见到尤丽了。拉萝猜想，尤丽一定是做了隆胸手术。这可是太荒唐了！萨姆和尤丽不停地打电话向拉萝要钱，声称他们要钱做抵押、过日子。可现在，尤丽却在炫耀她的硅胶乳房。

拉萝眯着眼说：“如果你不愿意说出真相，那你至少该说明，你为什么这副打扮。你什么时候做了隆胸手术？”

“拉萝，你真让人讨厌！你要我穿什么样衣服？像你这样？你对穿一窍不通。瞧你把头发弄成那样。毫无疑问，你吸引不了任何男人。你在吃醋，萨姆是这么说的。他说你一直在妒嫉我。”

这边，拉萝真的火大了。尤丽非常幼稚和无知，但这次她也太过分了。拉萝忍无可忍，她哆嗦着身子，大声喊道：“你拿走了我的钱，又不让我见乔希，你，你竟然充阔去做整形手术。你还做了什么，只有上帝知道了！”

“拉萝，你是只母狗。你现在冷酷无情。你再也不是过去的你了……你没良心，你成了冷血动物。”尤丽逼近她姐姐，呼吸中充满酒烟味。“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对此你有何感想？你为什么不用起你的法杖？”拉萝垂手站在那儿，她已气过头了。这一天所经历的事突然涌上心头。今天，不管她干什么，去哪儿，遇到的都是仇视和愤恨。可现在是在她的家，面对的是自己的骨肉。“尤丽，别再吵了……”敲门声打断了拉萝的话。

尤丽的脸亮了起来，她冲过去，打开门锁，让拉萝关闭警报。一打开门，尤丽就扑进丈夫的怀抱。“呵，萨姆！”然后，她拉着丈夫的手，把他引到门阶上，悄声地说着，一边还做着手势。

拉萝竖起耳朵，想听个明白，可是他们的说话声太轻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她走过去，想关上门。她只想上床睡觉，在天亮前睡上几小时。萨姆·帕金斯一步跨了进来，拉萝往后退了几步。

他的黑发乱蓬蓬地挂在衣领和额头上，嘴边留着浓密的小胡子。虽然，他只有三十来岁，可是艰难的岁月和多年的酗酒已在他脸上留下深深的皱纹。他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红色衬衫，下着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，腰带上挂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环，上面恐怕有十五只钥匙。如果他以一种粗犷、具有男子汉气质的装束来打扮自己，他也可能非常英俊。看一眼萨姆，人们就会得出这样的判断：他是那种坐在昏暗的酒吧间，面前放着五杯啤酒的人。拉萝认为萨姆是社会的人渣。此时，尽管拉萝离萨姆有几步远，她还是能闻到从他嘴里透出的酒味。他握着双手，用力地曲起胳膊，这样，他隆起的二头肌和纹身就能从衬衫袖子里露出来。这个男人可不好对付。

“我不许你再来烦我妻子！”他咬着被香烟熏得黑乎乎的牙，挤出这句话。“我们再也不需要你了。你可能是个了不起的法官，可是在我们看来，你一文不值。喏，这是还你的钱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说着，他把一叠纸币扔在地板上。

拉萝厉声说：“滚出去！你再也别想让我替你们付钱了！”她看了一眼地毯上的纸币。大多数都是一美元的纸币。他欠的足有一万多美元，但他可能只还了十美元——拉萝在数着——不，总共十二美元。

尤丽一支胳膊搭在萨姆肩上，一对硅胶乳房像是要从胸脯爆出来。

她骄傲地说：“我们再也不需要你的臭钱了！我们就要有许多钱了！马上，真的马上就要有。”

泪水溢出拉萝的眼眶，她不能容忍这个男人伤害她的家人，她的妹妹。母亲去世前，拉萝曾许诺，要好好照顾尤丽和乔希。可是现在，她却无能为力。

她口气坚硬地说：“滚出去！”

萨姆对尤丽说：“走吧，宝贝。让这个老女人睡个好觉吧。瞧她那样，

好像不睡就要死掉了。”

他猛地一拽尤丽的胳膊，把她扯到门外。尤丽回过头看了一眼拉萝。霎那间，她俩的目光相撞了，四周一片寂静。拉萝能看出她妹妹眼中的哀怨，她看到尤丽的嘴动了动，但没说什么。恍惚间，拉萝觉得昔日重返，她和妹妹手拉手在放学回家的路上。萨姆的狂笑打断了拉萝的美好回忆，一切依旧，时钟又在滴答滴答地走着。只听到砰的一声关门声，萨姆和尤丽终于走了。

第三章

托马斯·韩德森离开奥兰治郡监狱已有三个星期了，他是在接到拉萝法官判决的几小时之后获释的。在上午暂时休庭时，拉萝步履轻松地穿过走廊，向办公室走去。一路上，她暗自思忖：感谢上帝，韩德森没在街上游荡打发时间，而且，就他们所知，他再也没犯下强奸、杀人的案件。今天早上，罗斯·米契尔打电话告诉她，韩德森已被送进卡梅理洛州医院进行治疗，这是一家州政府开办的精神病医院。也许，今天晚上她能安心踏实地睡上一觉，而不会像前段时间那样，在床上躺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睡着，四点又醒过来。对韩德森重新起诉的工作还没有多大起色。他们曾发现了一个好线索：一位铁路部门的服务员，他以为他曾看到被害人和韩德森在一起。可是，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是个不称职的证人，他回忆不起具体的时间，甚至记不住自己的名字。可是，他们会抓住这个线索的，他们相信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。

尽管被告签字表明他是自愿住院接受治疗，而且，他随时可以离去，但是，他们知道被告是被关起来进行药物治疗的。这个情况使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。

新闻界的反应是惊人的。本地各类报纸严厉斥责警察，痛斥他们滥用职权。两位警察已停职候审。许多年以前，这种案子可能就会被隐瞒，警察也不必解释自己的行为。可是现在世道不同了，刚刚发生过罗德尼·金事件——一件臭名昭著的警察殴打黑人的案件。此事曾在洛杉矶中南部引起骚乱：愤怒的人群烧毁了一座又一座大楼，还有其他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。有人猜测，这个地区再也恢复不过来了。

拉萝一抬头，正看见艾琳向她走过来。她问道：“你是来找我的？”

艾琳勉强地笑着说：“拉萝，你看看这份报纸，只是别太当真，要一笑了之。”

拉萝看到艾琳手中拿着一份薄薄的报纸。她走近一看，是一份《全国阅读报》。“是什么内容？”拉萝伸出手，可是艾琳却把报纸移开。

“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别太认真，好吗？”

“我答应你。艾琳，让我看看吧。”艾琳把报纸递给拉萝。头版上讲的是一匹马长着一个人头的故事。拉萝还从未看过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。

“很有趣，这就是你要我看的？”

笑容从艾琳的脸上消失了，她说：“在第三版上。”

在第三版上，拉萝看到了她的照片，附加着说明：“法官非常专业地释放了强奸犯和杀人犯。”拉萝做了个鬼脸，“嗨，我成了明星了。我要把它贴在家里的剪贴簿上。”可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件可笑的事，这可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。即使它是用耸人听闻的手法编写出来的荒诞故事，但人们却还是会看到它的。

艾琳把她额头上的一撮头发撂上去，拍着拉萝的肩膀说：“亲爱的，我想我不该把它拿来给你看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这太好笑了。我是说，这份报纸荒诞不经。看看这第一篇故事，谁还会相信这帮记者的话？”

拉萝看着朋友那双深蓝色的眸子，说：“艾琳，这是真的。我的确非常专业地放走他。”

艾琳走近拉萝，一只手圈着她。“别这么说，我们都会时不时地专业放人。你不再过问这个案子了吧？”